

◇ 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双清楼位于浙西山地的边缘。楼名“双清”,盖因窗外栽梅,屋内藏书。梅皆本色,绝非龚自珍笔下“斫其正,养其旁条;删其密,夭其稚枝;锄其直,遏其生气”,使龚氏“泣之三日”,并发誓“疗之,纵之,顺之,毁其盆,悉埋于地,解其棕缚,以五年为期,必复之全之”的“病梅”。书多武侠,其中又以金庸为最。清人张英在《聪训齐语》中说:“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。闲适无事之人,镇日不观书,则起居出入,身心无所栖泊,耳目无所安顿,势必心意颠倒,妄想生嗔,处逆境不乐,处顺境亦不乐。”而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无疑是“养心第一妙物”,失意时,一卷在手,浑然忘忧;得意时翻阅,名利得失也可置之度外。

自然,在双清楼中,更多传世典籍。先贤东方朔有言:“孔子如春

前阵子出了趟门,因为喜欢书法,看到砚台、墨块一阵欢喜。在婺源歙砚原产地一条街,淘了一块石料,请老板加工成砚台;又在上庄胡开文故居附近的小巷子里买了两块手工的油烟墨。据说那家的主人是胡开文的后代,如今依旧延续着古法制墨,从点烟开始,用的都是天然的材料,全手工制作。后来,在黄山屯溪老街,看到胡开文老厂的店,我又忍不住买了几块墨块,有油烟、有松烟,也有半油烟半松烟的。墨不便宜,砚台也小贵,但想着回家可以磨墨写字,还是满心期待的。

其实小时候练书法时,我是磨过墨的。那时,用的是最普通的砚台和一块曹素公的墨块,磨到最后,只剩手也拿不住的一小截。对那时的我来说,磨墨差不多就是磨洋工的代名词,我在潜意识里认为,多磨一会儿墨,就可以少练一会儿字。有时,我故意把墨磨得很浓,浓墨一会儿就干了,那就有机会继续磨了。那块墨用完,我就改用墨汁了。

工作后,我曾买过几方砚台,但没买墨,砚台也就被我束之高阁中。

这次,歙砚配徽墨,我思量着怎么

双清楼杂记

风,至则万物生。”因此双清楼中时有众多生灵出入,尤其是在夏夜亮灯之后,有志弃暗投明者不期而至,既有披坚执锐的各色甲虫,亦有霓裳羽衣的大小飞蛾,联袂攀附于纱窗上好整以暇。偶或有隙可乘,自然捷足者先登。成功进得屋来,有轻舞飞扬一如招摇之文士者,有瞑然入定一如得道之高僧者,更多的则是在灯下彷徨,一如我等自扰之庸人,也有好学的,游走于书本或纸张的边缘,摇头晃脑作夫子状……而最聪明的要算蚊子那厮,居然将双清楼视为它的饭店,把夜读者看作是自己理所当然的口粮。大概是双清楼中众多大师调教有方,所有这

些蚊子无不身手敏捷,一针见血。想着地球人已着手开发火星,那么好的昆剧也差不多要日薄西山了,怎么蚊子大娘反倒若无其事,并且日见猖獗呢?

在双清楼的墙上,贴有一幅梵高的自画像,眼光执着、专注,极其忧郁。他曾经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送给一个妓女,这被认为是疯狂的举动。但他不是春风得意的骄子,除了自己的身体,他还能用什么对安慰同情过他的人表示敬意和谢忱呢?到过年的时候,我就在双清楼的门上贴一副对联。许多朋友都对此不以为然,他们说这是什么年代呀,你未见到人家商店正忙着把汉字改成外语,恨不能用美元同你结算,还有谁会来揣摩对联呢?话虽不错,但我仍旧每年照贴不误。今年贴的是“君子无凡庸习气,丈夫有果敢行为”。

磨墨否?

也得为练字加点分。

自古就有“有佳墨者,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”的说法,名将良马齐全,就得认真用。我仔细查了磨墨的规矩——要讲究轻重缓急,姿势要端正,墨要垂直打圈,不能斜墨或直推……磨出的墨,效果确实不错,油烟墨又黑又亮,还有特有的香味。一连几天,我都磨墨练字,我甚至还拿出了家里的另几方砚台,试验哪一方发墨最快。

但“三日香”的新鲜劲很快就过去了。

每天在忙碌中偷闲练字,我忽然发现磨墨这件事,似乎不大适合快节奏生活的我。那天又准备练字了,可不知怎的,脑子里满是和小时候截然相反的念头:磨墨磨走了我的时间;写书法需要手腕的力量,这一磨墨,我手腕一半的劲儿都用完了。我心生一计:买墨时,女儿有友在一旁轧闹猛,还自夸是个好书童,正好是周末,索性找小书童来帮忙吧。“来来来,你来帮妈妈磨会儿墨。”

有友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。这下,我轻松了。但过了一会儿,我还是把女儿赶回了作业堆前,想想这样跟着我磨两个小时,她也不把时间都磨完了?我又打起了家里“老书童”的主意。那天买墨时,老爸也起劲得很。老书童果然也很乐意,他边帮我磨墨,边回忆他小时候练字的事……

但书童终究不是自己,小书童忙学业,老书童最近肩膀疼,而家有二孩、每天忙得团团转的我,还经常选择深夜习字。娃入睡后,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很短。人磨墨,墨亦磨人,磨不起时间又分秒必争的我,最终还是选择了“快手”墨汁。

磨墨,磨的真是心态,可心态的习得,需要时间,更需要空间。生活的繁忙,让我还是无法静下这份闲心,我也只能默默盼着,两个孩子快点长大,让我能偷得一份静下来的闲情。

一两墨一两金,传统手工艺的传承,不仅需要制作者,也需要使用者的那份宁静和专注。待哪日,我真能做闲人,对一张琴,一壶酒,一溪云时,我一定要重新习得那磨墨磨心的不急和和平。

陆游的两面人生

妓归,还另立别室,因病去少了,妓还生疑。《齐东野语》是笔记体补史文字,被视为“稗官”,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可我的眼光告诉我,这不是真实的。

当然,我们在成都的大街上,看到一位吴中狂士,轻倚锦瑟,慢击玉壶,混迹歌院青楼,一副放浪形骸的模样。这个狂士便是陆游。陆游南郑从戎之后,在蜀中的生活确实有些异样,他自己在诗中也常常描绘这样的生活。《剑南诗稿》卷四《成都行》就有这样的句子:“燕脂褪尽见玉肤,绿鬟半脱娇不梳。”“月浸罗袜清夜徂,满身花影醉索扶。”陆游跟李白一样,不仅爱酒好酒,还好名姬。因为陆游的北伐之梦再一次破灭,他只能在轻歌曼舞中消遣自己的苦闷。

根据《宋史·孝宗本纪》及《赵汝愚传》,赵汝愚知成都府兼四川制置使在淳熙十二年十二月(1185),而陆游被赵汝愚所驳,是淳熙七年(1180)底,此时赵汝愚尚未帅蜀,何以知五年后陆游会携妓而归?显然,这是不靠谱的

记载。

陆游确有一妾,为蜀郡华阳人杨氏。杨氏为陆游生子布、子通,又生一女叫定娘。但陆游的私生活还是比较严谨的,多少年来一直为人称颂。

那么陆游为什么在江西被罢官呢?

三百多年后,王阳明在江西任职遇到水灾,以自劾谢罪。可陆游面对水灾,一方面拨义仓赈济,一方面给地方官下令,给灾民迅速发放粮食。表现可圈可点,可是却犯了忌讳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:陆游“不自检饬,所为多越于规矩”。原来是陆游越权行事,擅自给地方官下令。可能陆游救灾心急,怕奏折辗转,耽误时间,就来个先斩后奏。

也有人说陆游是题扇诗而被罢官。《浩然斋雅谈》:“放翁在朝日,尝与馆阁诸人会饮于张功甫南湖园。酒酣,主人出小姬新桃者,歌自制曲以侑尊。以手中团扇求诗于翁,翁书一绝。”问题就出在一绝上。有小人指出这诗中有讥讽朝廷之意,以致罢官。其实陆游此次进京,南园聚会有众多文人雅士,是文化盛事。戴表元《剡溪集》记载非常清晰,文人们酒醉相互唱酬不亦乐乎,并无不良影响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每次到绍兴,必去沈园,站在遗憾残壁前,久久凭吊。陆游和唐婉,既然感情深厚,婚后生活美满,为何迫于母命,要写一纸休书,而使劳燕分飞。以致在沈园与唐婉相遇,让一首《钗头凤》流传千古。也让陆游对爱情的忠贞在我们面前展露无遗。其对唐婉深深地追念感动了无数后人。错错错、莫莫莫,让人对陆游的懊悔、后悔和忏悔无不动之以容。

可《宋史》本传记载(陆游)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。江西水灾,奏拨义仓振济,檄诸郡发粟予以民。召还,给事中赵汝愚驳之,遂与祠。

那么,赵汝愚为什么要驳皇帝的旨意呢?以致陆游被免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职务。

元方回《桐江集》卷四有记:放翁入蜀从范石湖(即范成大),后出蜀,携成都妓荆为尼而与归。赵汝愚尝帅蜀,必以此事驳放翁也。

如果此记属实,说明陆游平时行为不检点,是一个浪荡公子。

更有甚者,南宋遗老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十一有记:放翁有客自蜀挟一妓归,蓄之别室,率数日一往,偶以病少疏,妓颇疑之。

这个记载活灵活现,陆游不仅携

◇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

每次到绍兴,必去沈园,站在遗憾残壁前,久久凭吊。陆游和唐婉,既然感情深厚,婚后生活美满,为何迫于母命,要写一纸休书,而使劳燕分飞。以致在沈园与唐婉相遇,让一首《钗头凤》流传千古。也让陆游对爱情的忠贞在我们面前展露无遗。其对唐婉深深地追念感动了无数后人。错错错、莫莫莫,让人对陆游的懊悔、后悔和忏悔无不动之以容。

可《宋史》本传记载(陆游)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。江西水灾,奏拨义仓振济,檄诸郡发粟予以民。召还,给事中赵汝愚驳之,遂与祠。

那么,赵汝愚为什么要驳皇帝的旨意呢?以致陆游被免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职务。

元方回《桐江集》卷四有记:放翁入蜀从范石湖(即范成大),后出蜀,携成都妓荆为尼而与归。赵汝愚尝帅蜀,必以此事驳放翁也。

如果此记属实,说明陆游平时行为不检点,是一个浪荡公子。

更有甚者,南宋遗老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十一有记:放翁有客自蜀挟一妓归,蓄之别室,率数日一往,偶以病少疏,妓颇疑之。

这个记载活灵活现,陆游不仅携